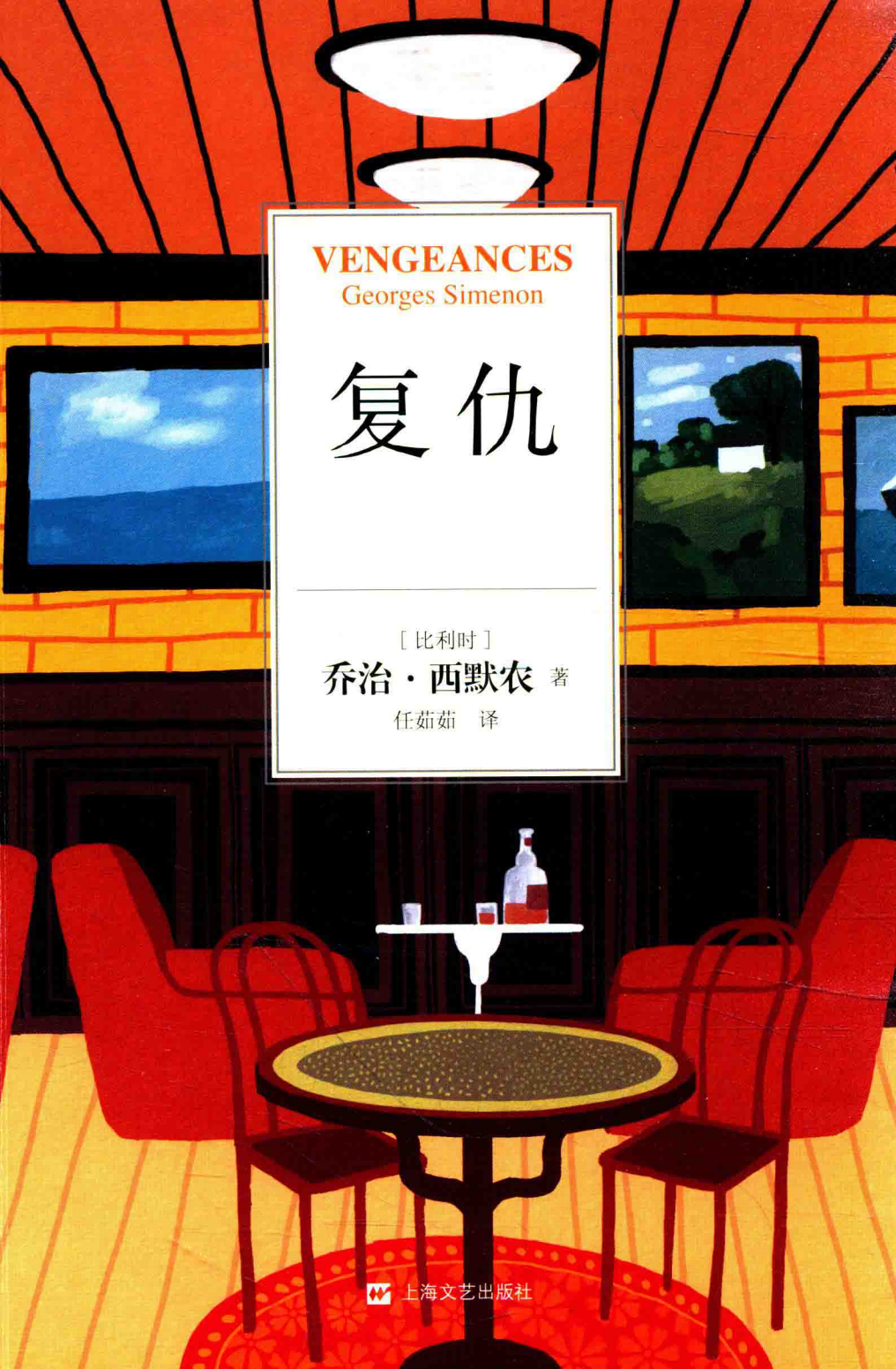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VENGEANCES

Georges Simenon

复仇

[比利时]

乔治·西默农 著

任茹茹 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VENGEANCES

Georges Simenon

复仇

[比利时]

乔治·西默农 著

任茹茹 译

乔治·西默农作品分辑精华选 0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仇/(比)西默农著;任茹茹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ISBN 978-7-5321-5948-2

I. ①复… II. ①西… ②任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比利时-现代 IV. ①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3858 号

Georges Simenon
VENGEANCES

LA PRISON © 1967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监狱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UN NOUVEAU DANS LA VILLE © 1949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
all rights reserved
不速之客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MAIGRET ET L'AFFAIRE NAHOUR © 1966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
all rights reserved
麦格雷与纳乌赫事件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MAIGRET ®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6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317

责任编辑:肖海鸥
特约策划:仲召明
封面设计:汪佳诗
版式设计:高静芳
封面绘图:yangmwahaha

复仇

[比利时]乔治·西默农 著
任茹茹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 字数 350,000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48-2/I·4751 定价:48.00元

目录

监狱 / 1

不速之客 / 151

麦格雷与纳乌赫事件 / 287

监 狱

第一章

要经过多少少年岁月的雕铸，一个孩童才能成长为少年；又要经过多少少年岁月的洗礼，一名少年才能出落成成人？这种变化，究竟发生在哪一刻，人又是如何知道的？

成长不是毕业考试。它也不是庄严的誓言，颁奖仪式，或一纸毕业证。

对于三十二岁的阿兰·波多来说，从懵懂到成熟，只用了几个小时，或者说几分钟。

十月十八日。巴黎，狂风大作，大雨瓢泼。汽车雨刮器除了让路灯更加模糊，什么作用也不起。

阿兰身体前倾，缓缓地开着车行驶在库塞尔林荫道上。他的右边是蒙梭公园黑色的栅栏。他转到普罗尼街，又拐到他住的福图尼街。

这是一条富人聚居的小街。他在自家楼下幸运地找到停车位。阿兰一边关门，一边习惯地抬头看顶层有没有亮灯。

但是今天他自己也说不清那里有没有灯光。带着栅栏的玻璃楼门也变得模糊不清。

他下车，外面狂风大作，冷雨拍打着他的脸和衣服。

一个像是为了避雨的男子站在门槛上，又跟着他走进楼道。

“波多先生？”

一道闪电划过装饰着细木的楼道墙壁。

“对，是我。”

阿兰惊讶地回应道。

此人长相普通，穿着普通的深色大衣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着三色旗的证件。

“诺布警官，巴黎警署。”

阿兰带着一丝惊讶，好奇地打量着他。阿兰的职业就是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。

“我可以和您一起上去吗？”

“您等我很久了？”

“才一个小时。”

“您为什么不去办公室找我呢？”

有些害羞的年轻警察显得无所适从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

两个人走进豪华的电梯。电梯墙壁上挂着绯红色天鹅绒。电梯慢慢上升，在天花板水晶灯柔和的灯光下，他俩默不作声地看着对方。有两次，阿兰·波多想张口问点什么，但最终没有开口。电梯停在顶层四楼。阿兰拿钥匙打开门。他推门进去，屋里一片漆黑。

“我太太还没有回来。”

他习惯性地伸手开了灯。两个人大衣上的水滴落在浅蓝色的地毯上。

“您可以脱了大衣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阿兰又一次惊奇地看着他。这位不速之客，在狂风暴雨中静候自己一个小时，竟然觉得他这次“做客”不用待很久，根本不需要脱掉大衣。

阿兰推开另一扇门，打开其他的灯。雨水静静地冲刷着客厅对面

的落地窗。

“我太太还没回来。”

他看了看手表。

在他对面，老式铜钟摇摆着，发出轻轻的嗒嗒声。现在是七点三刻。

“我们一会儿要和朋友去吃饭，所以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道。其实他是想快点脱了衣服洗个澡，美美地睡一觉。

“您要 not 先坐下吧？”

阿兰既不担心，也不好奇。但也可能两者都有一点。对于这个不速之客，他主要是觉得厌烦。他的存在让阿兰感到很不自在。

“您有武器吗，波多先生？”

“您指手枪吗？”

“对，正是。”

“有一把，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。”

“您能否让我看一下？”

警官诺布略带犹豫地轻声问道。阿兰走向通往卧室的门，他的“同伴”跟着他。

这个房间铺着黄色蚕丝地毯，床上铺着斑猫皮，家具被漆成乳白色。

阿兰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吃了一惊。他又伸手往里面摸了摸。

“枪不在了。”

他嘀咕道。他回头看了看四周，像是为了回想自己把枪放在哪里了。

床头柜上面的两个抽屉是他的，下面两个是雅克琳娜的。不过没有人叫她雅克琳娜，阿兰和所有的人都叫她小猫。小猫总是带着猫一样的表情，因此得名。

柜子里是手帕、衬衫、内衣……

“您最后一次见这把枪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可能是今天早上……”

“您不确定吗？”

这一次，阿兰转向这位同伴，皱着眉头看着他。

“我们五年前搬到这里。从那之后，那把枪就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。这个抽屉就像一个空口袋，每天晚上我都把脱下的衣服放里面……里面还放钥匙、公文包、烟、打火机、支票簿、零钱。我已经习惯枪就在那里，所以一般不会太留意。”

“那么您现在惊讶吗？”

阿兰想了想。

“不知道，可能滑到抽屉最里面了吧。”

“您最后一次见到妻子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您中午和她一起吃饭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在印刷店排版，凑合着吃了些三明治。”

“她一天没跟您打电话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不得不仔细想想，因为小猫经常给他打电话。

“您也没有给她打电话？”

“她白天很少在家。她得工作，您懂吧？她是记者——不过您可以告诉我您为什么这么问。”

“还是让我的上司跟您说吧。您愿意跟我去趟巴黎警署吗？那里会有人告诉您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您确定我太太……”

“她既没有死，也没有伤。”

警官诺布害羞又礼貌地说道，走向门口。阿兰慌乱中来不及思考，紧跟着他走出去。

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走向铺着厚厚毯子的楼梯。每一层楼梯的窗户都装着一九〇〇年流行的彩色玻璃。

“我猜您的妻子自己也有车吧？”

“是，一般就停在门口，也是一辆迷你车。”

在门口，两人犹豫着。

“您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搭地铁。”

“您觉得，我带着您是不是更方便一点？”

阿兰还是爱挖苦人。他的挖苦很多时候都有攻击的意味。可是面对荒唐的人生，这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吗？

“很抱歉，车太小，恐怕放不下您。”

他像往常一样开得很快。迷你车闯了红灯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没关系。我不是交警。”

“我可以开进去吗？”

“随便您。”

警官布诺摇下车窗，跟两个站岗的警察低语了几句。

“我太太在这儿？”

“很可能。”

跟这个不会透漏一点消息的人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几分钟之后，他就可以和某一位警长，一位他很可能认识的警长（他已经和差不多所有的警官都打过交道），面对面地“讨论”这些问题了。

阿兰自顾自地爬上楼梯，在二楼停下来。

“是这里吧？”

长长的走廊异常昏暗，没有一个人，走廊两侧的门都紧闭着。一张铺着类似绿色台球布的桌子后面，坐着一位戴银项链的老传达员。传达员把奖章挂在胸前。

“请您先去候见室。”

阿兰走进来。这里有点像他家的客厅，一面是大大的落地窗。一

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，眼神犀利地看着他进来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先……”

诺布警官随后走出候见室，过了很久也没回来。也没有人过来叫阿兰。身穿黑衣的老女人一动也不动。而空气也像是凝固了一样，一动不动地横在他俩之间。

他又看了一遍手表。八点二十。距他离开马里涅街的办公室也不过才一小时。一小时前，他还和马勒斯基说：

“一会儿见……”

这个钟点，他俩本该和十几个朋友在苏弗兰大街新开的一家饭馆里吃饭。

而现在，候见室里，暴风雨似乎已经不存在，时间和空间都静止了。要是在平常，阿兰只要在卡片上签上名字，几分钟后，传达员就会把他带到警长办公室。警长也都会局促地上前相迎……

他不需要在候见室等待这么久。这种情况只在他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发生过。

老妇人宛若僵尸的神态让他很是震惊。他看了老妇一眼，差点问：

“您在这儿几个小时了？”

阿兰开始焦躁不安，甚至有快要窒息的感觉。他起身点了一支烟，在候见室里走来走去，老妇人一直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。

最后他打开那扇玻璃门，大步走向那个戴银项链的传达员。

“想见我的那位警长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这个钟点，还在局里的警长应该不是很多吧？”

“两三个吧。警长们经常很晚才回家。怎么称呼您？”

在巴黎的近百个地方，阿兰都没必要自报家门，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一张名片。

“阿兰·波多。”

“已婚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的太太是不是棕色头发，身材娇小，穿一件夹毛皮雨衣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么应该是胡玛涅副警长找您。”

“新上任的？”

“不是不是，他在警署已经二十多年了，不过最近才调到刑事部。”

“我太太此刻在他的办公室？”

“这个我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她几点来的？”

“我不能跟您讲这些。”

“您看见她了？”

“我觉得我看到的应该是她。”

“她一个人来的？”

“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说得太多了。”

阿兰又回到候见室。他焦躁地走来走去，但与其说是因为担心，倒不如说是因为觉得受辱。他竟然需要在候见室等待被召唤！小猫来警署干什么？手枪又是怎么回事？

为什么手枪不在抽屉里？那只是产自赫斯塔尔的很普通的六点半五口径手枪，一把普通到乞丐都会对它嗤之以鼻的手枪。

手枪不是他买的，而是一位叫鲍勃·德玛里的同事送的。

“我儿子还小，把这种东西放在家里不合适。”

这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。德玛里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。可是小猫和这把枪又有什么关系？

“波多先生！”

诺布警官在走廊的另一端喊他。他示意阿兰过去。阿兰大步走过去。

“请进……”

副警长四十来岁，看到阿兰进来，疲惫地站起来跟他握了握手，

又坐下来。

“脱掉大衣吧，波多先生，您请坐。”

诺布警官没有跟着进来。

“听说您的手枪丢了？”

“我没有在平常放手枪的地方找到它。”

“是这把吗？”

胡玛涅副警长递给阿兰一把黑色勃朗宁，更确切地说是蓝色的。他机械地拿过来。

“我觉得可能是。”

“您的手枪上有没有特殊的标志？”

“其实我从没有仔细看过那把枪，也从来没有用过它。”

“您的妻子也认识您的枪，对吧？”

“肯定的。”

他突然觉得坐在这里恭敬地回答这些可笑问题的人根本不是自己。他是阿兰·波多，整个巴黎都认识的阿兰·波多！他掌管法国最受欢迎的周刊《你》，并且正在筹划再办一份报纸。更不用说，六个月来，他发行的唱片每天都在汽车广播里循环播放。

他从来不需要在候见室等待被人接见。他至少和四位部长以“你”相称，彼此经常去对方家里做客吃晚餐。有时那几位部长还会不辞劳苦地去他乡下的别墅吃饭。

他要反抗。他要摆脱这种愚蠢的地位。

“您能告诉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副警长恼火又疲倦地看着他。

“马上，波多先生。您别觉得我很喜欢跟您在这里周旋。老实说，我忙了一整天，现在急着回家和家人团聚。”

副警长看了看壁炉上的大理石挂钟。

“您应该结婚很久了吧？”

“有六年了。不，七年。不算结婚前我们在一起的两年。”

“您有一个孩子？”

“一个儿子。”

副警长低头看了看档案。

“五年前……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他没和你们住在一起？”

“也不完全是这样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？”

“我们在巴黎有一套公寓，确切地说就是一个临时居住地，因为我们晚上经常出去。每周五下午，我们会回到圣列城，罗斯尼森林那里，我们真正的家。夏天，我们也会去那里度假。”

“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您很爱妻子？”

“是。”

阿兰说这话时并不激动，也不恼怒，好像事情本来就该这样。

“您对她的私生活了解吗？”

“她下班后都是和我在一起。至于她在工作期间……”

“这就是我想说的。”

“我妻子是记者。”

“她不在您的杂志社上班？”

“不在。那样她的工作就太容易了。这也不是她的风格。”

“她和她妹妹的关系怎么样？”

“和安德丽娜吗？非常好。她俩先后来巴黎，小猫先到……”

“小猫？”

“这是我妻子的昵称。刚开始只有我这么叫她，后来朋友们、同事们也这么叫她。当时她想给自己取个笔名写文章用，我建议她叫小猫。她妹妹和她很长时间一起住在圣日耳曼·德佩区。”

“您认识她俩时，她们是住一起吗？”

“第一次见到她俩时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不，只有小猫一个人。”

“她没有向您介绍她妹妹？”

“这是之后的事情。几个月之后。您既然对这些都很清楚了，又何必问我呢？现在您该告诉我，我太太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您的太太，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“那？”

“您太太的妹妹。”

“车祸？”

这个问题刚说出口，他的目光就落在办公室里那把自动手枪上。

“她被……”

“她被杀了，是的。”

阿兰不敢追问下去。他的大脑突然间一片空白，刹那间停止了运转。他觉得自己似乎突然间陷入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，字词不再是原来的意思，物体不再是原来的样子，世界突然迥然不同。

“今天下午五点左右，被您的妻子枪杀了。”

“这不可能。”

“这是事实。”

“您为什么说这是事实？”

“您的太太已经亲口供认。当时在家的保姆也证实了这一点。”

“我的连襟在哪儿？”

“在楼上，协同尸检部门验证死者身份。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她跟您讲什么了吗？”

阿兰的脸突然红了，他不敢再正视副警长的目光。

“我希望由您来告诉我原因。”

没有低落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激动。也没有愤怒。阿兰毫无表情地靠在绿椅子上，看着桃花木桌子后面疲倦的副警长，尽量维持自己作为阿兰·波多的身份。小猫开枪打死了安德丽娜？安德丽娜，小猫的

妹妹，那个乖巧可人、长睫毛、大眼睛的温柔女子？

“我不懂。”

他摇着头想要清醒过来。

“您对哪里不懂？”

“我太太向她妹妹开枪这件事。安德丽娜已经死了？”

“差不多是当场死亡。”

“差不多”这几个字让阿兰很不舒服。他的目光又落在那把勃朗宁手枪上。这意味着，在中枪之后，安德丽娜还拼死挣扎了几分钟，或者几秒钟。那么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手里持枪的小猫做了什么？她有没

有试图挽回安德丽娜的生命？

“她没有逃跑吗？”

“没有。警方在家里发现了她。她当时脸贴着落地窗。玻璃窗另一边是流淌的雨水。”

“她说什么了吗？”

“她如释重负一样深吸一口气，嘀咕道：

“‘没事了！’”

“那波波呢？”

“谁是波波？”

“安德丽娜的儿子，老二。她有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。”

女儿叫尼尔，和妈妈长得很像。

“保姆把孩子们带到厨房，交给另一位佣人看着。她回到安德丽娜房间抢救死者。”

有一点值得推敲。副警长之前说安德丽娜差不多当场死亡，而现在又说保姆尽力救治过她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阿兰熟悉大学路上的那套公寓，在一家老宾馆的二楼，高大的窗户，天花板是画家布塞的学生设计的。

“告诉我，波多先生，您和安德丽娜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们相处得很好。”